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序

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

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洪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本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

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國語作恭

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籍

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王母弟也用人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徒回切禮記天子三推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令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茲羞之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禍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歳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闇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妄

以誘乎後嗣惑於神怪愚誣之説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葢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令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豈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廵狩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焄音薰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是以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莽浪無根源也）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令其冑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

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

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自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冐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令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

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

郤亦作郄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告慶舊本作獻捷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周語郤至曰吾有三伐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奸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叛戰而

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厲公六年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又如此固已自異也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侯與荊人戰于鄢陵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財

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單音善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

犯錡音倚又音奇郤犨見其語迂犨喘周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國語註云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喪二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招音翹怨之本也簡王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

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頃與傾同）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鬬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兩水激有似於鬭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耶（譊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鬭而徵之也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國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

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荅切音納出集韻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是以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

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

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周語註久可久樂也固安也終成也終復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

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太姜之姪所憑神

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

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

我姬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黿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黿歲星在鶉火周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証 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戎太蔟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 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 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

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盂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國之服也五奏象周名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右憲左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

黄鐘太蔟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萇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傒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吾友化光呂溫也溫

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并序云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弘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僕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開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名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違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遐情勒銘稱隅以勸大順

其後牛思黯作訟忠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以美萇弘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已下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始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徳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䟽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烟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註巳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子厚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羵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晉五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滅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楛矢 楛音苦

吳伐越墮會稽 墮國語作墮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砮矢中石鏃也乃乎切自吳子己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縷綦以為奉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箇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稇綦也唐韻從耒力隼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衞諸侯之地貧强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則區區齊人烏足以奉天下巳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巳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昬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

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
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
益以成其説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
不過三五少則三若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為此行而觀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

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禦合作御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晉語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註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里克曰中立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註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

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晨云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遇逭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晉語註景大也大霍晉山名汪大貌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令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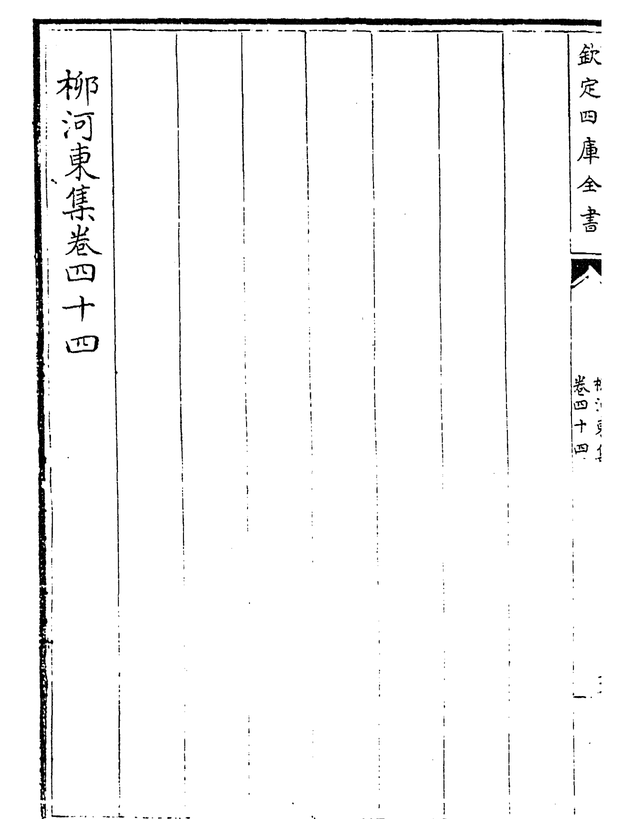
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己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此四字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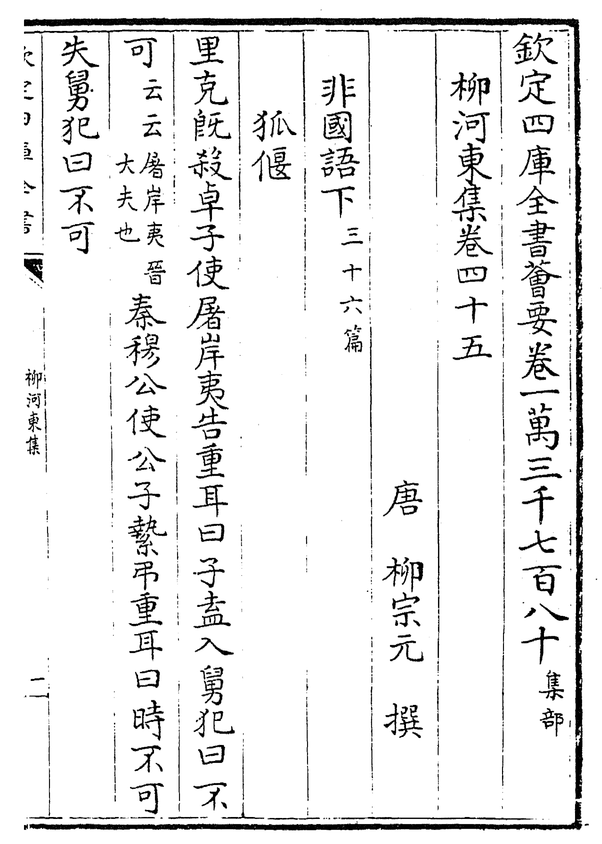
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予徵其文不

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八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舅犯曰不可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　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倀丑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

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國而狃女九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一有禍字丕音丕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臰達於外臰與臭同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伯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古逈切與炯

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一作㚖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梁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

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旣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

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莫不一作慕字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恥一作集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同之道而不之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晳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地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乎人國語作民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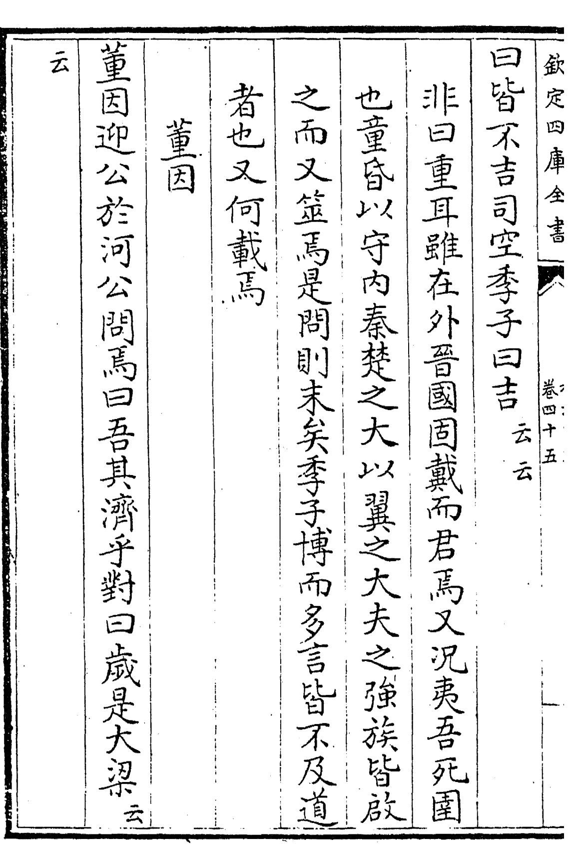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于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充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



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强族皆啟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是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沉皆星名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覇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

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

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説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歳月之

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于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獻諸本皆誤作宣）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

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舊本於此篇贒可書乎之後有令左氏多為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為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牀魚切麑音倪鉏麑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

附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

難而祈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蟜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令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

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驕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

公子肯三字而作而肯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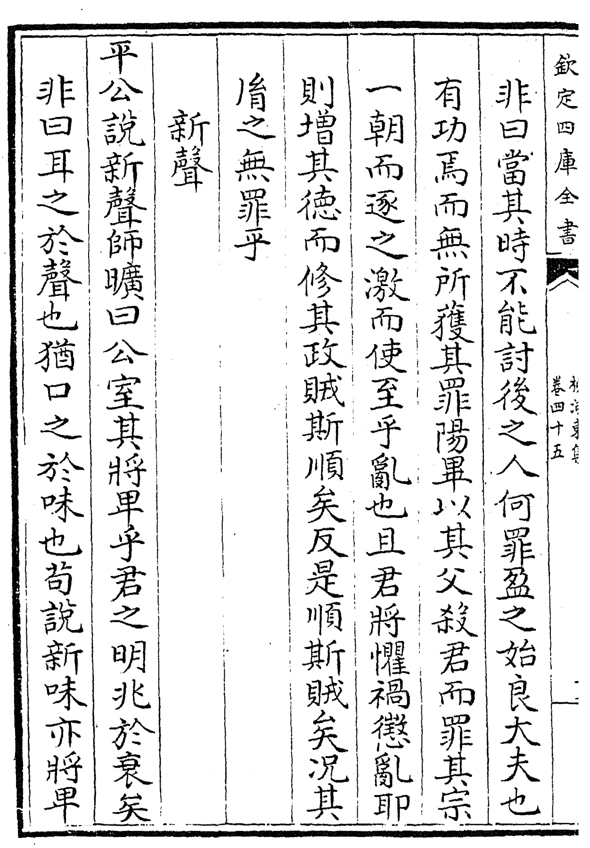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

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黄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　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黄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饜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七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胥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茍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忸女六切怩音尼愧顏也乃趣赦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肹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

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

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

左氏於内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以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慰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晉侯夢黄熊入于寢門子産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

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

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弒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

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為狂

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令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

懟徒對切

杜罪二

祝融巳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姓之别封於豕韋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為高

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以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令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繒鄫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王幽王也自令王以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弊

焉可也而言褻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 以下楚語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芰蔆也一作芰非是自國君以下新附

非曰門内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為徇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于籩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

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令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

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覸之妄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

伍員伏劒而死　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劒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

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員音云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録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

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令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二頁後二行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刊本九訛七據國語改

第三頁後一行三川震案此節係幽王事依周語次當在下宣王料民節後揜各本俱訛姑仍之

第三頁後五行川源必塞刊本脫川字據國語增

第四頁後六行蒐於農隙刊本蒐訛搜又耨穫亦於籍刊本穫訛獲據國語改

第五頁前一行害於政而妨于後嗣刊本後嗣訛

嗣乎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八行實臨照周之子孫刋本脱照字據國語增

第十一頁後四行勇文之帥也刋本帥訛師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兩水激有似於鬬也刋本脱兩字據國語韋昭注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單穆公曰刋本單訛襄據國語

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文武受命刋本武訛王又居中

正本刋本正本訛本正又拓開國祚刋本開訛

闢國訛開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傷于明刋本明訛名據文苑

英華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吳子使來好聘刋本來好訛好

來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君之使我刋本之訛子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猶有令名焉刋本脫令字據國語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丙之晨刋本晨訛辰據國語改

卷四十五第二頁前六行得國而狃刋本國訛之據國語改

第二頁後八行若入必伯諸侯刋本伯下衍於字
據國語删

第五頁前六行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刋本快
訛使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三行有此其以戊申乎刋本乎上衍云
字據國語删

第七頁後六行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
攢茅之田刋本脱陘字鉏訛組據國語改

第十頁後五行麑退歎而言曰刋本歎而言訛作而歎據國語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長魚蟜既殺三郤刋本蟜訛矯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叔魚生案此節依國語次當在下節逐欒盈之下此誤移前檢各本皆然姑仍之

第十四頁前六行乃趣赦之刋本赦訛舍據國語

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以生柔嘉材者也刋本脫材字

據國語增

第十八頁後七行封於豕韋者也刋本脫於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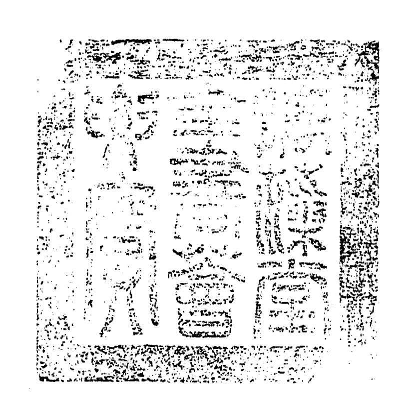
下行彭字據國語韋昭注改删

第二十頁前七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刋

本脫不字以其訛其以據國語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刋本

脱越字江字據國語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